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二十四回 賣風流黃金買美 受賄賂白鏹結交

話說劉子和用了錢寶生的計畫，以春藥迷住了小白菜，被三姑看穿，卻並不動怒，反認了哥哥。子和又跪在小白菜面前，甘言蜜語的哄小白菜息怒，又取了金條、洋錢，三姑見了，一把接將過去，笑道：「嫂嫂，收了吧，認了這位阿哥吧。」即將金條、洋錢放在小白菜身上。小白菜起初一腔怒氣，恨不得立即把子和一刀兩段。及至三姑回來；一場鬼鬧，又見子和這般小心哀求，取出了許多金銀，不覺漸漸的把心活了起來。暗想子和是個知縣兒子，家中又如此富豪，比了小大真要強過萬倍，人也俊俏，倘是沒人知道，生米已煮熟飯，便是聲揚出去，反不好聽。告到官府，知縣是子和的父親，決不能辦子和的罪。而且這些金銀，自己辛苦一世，也賺不來。如今只一剎那間，已到了自己手中，只要不待虧小大，自己心上，也說得過去了。這般一想，面色便緩和了許多。子和一見，知道不妨事了，方站起身來，數了十塊錢給三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能聲張出去，這十塊錢是送你的，以後如果有人知道，我來的時候，便給你錢買東西。」三姑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傻子，決不說出去的，阿哥放心。」小白菜見三姑叫得阿哥十分親熱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暗想這真是前世冤孽，這個傻子，同子和親熱起來。眼中不覺又滾下淚來。子和忙又疊起萬解溫存，勸慰小白菜，又取出了一只打簧表，給小白菜作為紀念。這時的打簧表，要售三百餘元，市上不常得見，小白菜那裡懂得，順手收過，三姑見了，卻詫為奇事。聽得裡面有唧唧表聲，以為是件活的東西。當下子和問小白菜，今晚小大可要回來？三姑早搖頭道：「不回来了，阿哥住在這裡吧。」小白菜不禁把面一紅，低頭不語。子和大喜，便取了錢，命三姑去買酒菜，同小白菜飲酒。三姑接了錢歡天喜地的去了，子和又勾住了小白菜粉頭，著實溫存了一番。不一刻，三姑已把酒菜買來，子和拉了小白菜，同坐飲酒，三姑也在旁飲談。子和心中怕三姑傻頭呆腦，在一旁不識趣，阻止了自己同小白菜的歡娛，有心欲將三姑灌醉，便連斟了幾杯給三姑。三姑那知就裡，只知道今天賺到了錢，又吃到了酒菜，歡喜非凡。也不待子和勸飲，酒到杯乾，飲了四五杯酒，已是舌僵眼澀，先去睡了。子和見三姑已醉了睡去，不由得笑顏逐開，一壁斟酒，一壁移了座位，同小白菜坐在一箇椅上，把小白菜一把抱起，放在膝上，舉了酒杯，湊在小白菜口邊。小白菜飲了一口，子和即一飲而盡。有道酒為色之媒，何況小白菜這般花一似的容貌，一雙勾魂落魄的媚眼，只在子和面上一轉，已將子和的靈魂勾掉了一半。又加著并肩疊股，這一股似蘭非蘭，似麝非麝的肉香，薰人欲醉。子和那裡忍耐得住，一把將小白菜摟得死緊，一手只在下面亂摸。小白菜這時，也入了迷魂陣中，引得陣陣紅雲，自耳邊滿起，一個吹彈得破的俏面龐兒，在子和腮上，研磨個不住。子和越發的忍不得了，也不待赴榻，便在椅上，騷動起來。真是樂極情濃，享盡人間艷福，子和的心願已是如願以償，可是樂不可極。樂為禍之根苗。子和淫人妻女，以春藥為蠱，償了心願，今天快活得百骸皆融，將來報應之時，後悔莫及。

閑話少說。卻說子和同小白菜二人，在椅上且斂且樂，鬧得小白菜花困柳焦，春意撩亂，不住的呻吟低呼。這一段旖旎風光，把劉子和引得興發如狂。小白菜已是嬌顏失色，花枝柔弱，倚在子和懷中，一雙秋水，時睜時閉，說不盡的膩人勾魂光景。子和忙把小白菜扶起，走到床邊，抱在床上睡下，自己也匆匆睡下。休息燈亮，再振旗鼓。這一夜來，險些兒不把子和樂煞。好夢易短，不覺到了明天，早上小白菜怕小大回來，忙忙的催着子和回去，子和沒法，只得結束下床，梳洗了一回，悄悄回去。三姑這時，已是起身，仍同子和很是親熱，方才進來，小白菜卻因昨夜被子和蹂躪了一夜，覺得腰酸體軟，不能起身，忍不住又想到乃武相好的時候是怎等光景，乃武如何勸勉自己，不想如今受了人家春藥迷住本性，污了身軀，是鱧鯉不分，有口難辯，便是跳在黃河之中，也說不清了。沒奈何，只得忍辱偷安，究意不是自己心願，將來萬一被小大知道，自己如何分辨呢？想到這裡。又不禁飲泣起來。三姑那裡知道小白菜的心思，以為是子和去了，所以哭泣，即笑道：「小白菜，哭什麼呀，晚上就要來的。」小白菜聽了，越發的悲泣不已。三姑莫名其妙，只勸著小白菜，又拿出子和送的打簧表來，看了一回道：「如何是活的呢？小白菜，你聽裡面示是活的呀。」小白菜見三姑連表也不識，倒不覺笑了一笑，望到枕邊，卻是子和留下的金子、銀錢，正放出了黃澄澄白亮亮的光華，直照入小白菜的跟中。不覺呆了一呆，想到子和這般闊綽，已送了這許多的金銀給自己，小大一世也賺不到這些，這般一想，便把悲哀減去了幾分。暗想只要事情不破露出來，今已是木已成舟的事情，也只得將就下去。究屬這麼多的金銀滾了進來，一個人在床上，胡思亂想一回，困倦起來，便朦朧睡去。直到醒來，已是差不多午時光景。一看打簧表上，已十一點半了，忙起身梳洗，知道這些金子銀洋，若是被小大看見，定要查根究底，反為不美，不如藏了起來，暗中貼著家用，只說是做活計賺的，也好使小大輕些負擔。自己既幹著這種不端之事，自應體恤些丈夫了。即將金銀金表，都悄悄藏好。又怕三姑不知輕重，說了出來，喚了三姑過來，關照了一回。誰知三姑別的雖傻，這件事情都一些不傻，明白子和是個知縣的兒子，家中有錢，若同小白菜常常往來，自己好處甚多。說穿之後，子和若不能來，自己卻沒處賺錢了，因此一口應諾，決不說向外面。小白菜知道三姑最貪的是錢，又取了十塊錢給三姑，三姑歡天喜地的答應不向小大說知。小白菜見諸事妥當，仍安心照常作事。

卻說子和一夜宿在小白菜家中，享盡了人間艷福，夜間淫樂無度。到了明天早上，怕被人撞見，絕早起身回去。到了愛仁堂藥店，走到樓上，覺得身軀疲倦異常，忙向床上一橫。又睡了一回，到了正午，方才醒來。起身之後，寶生聽得，忙忙上樓，見了子和，先雙手作揖道：「恭賀大喜，我老錢的本領如何？大少爺怎樣謝我？昨夜快活得怎樣？」子和只是笑，寶生便細細問子和昨天自己走後的光景，子和也不相瞞，把如何勾搭上手，如何小白菜發怒，如何三姑看破，到小白菜息怒，宿了一夜，一一向寶生悄悄說了。寶生聽得事情妥當，方才放心。又說了些湊趣的言語，同子和一同吃了午飯。到了晚上，子和獨自一人，又悄悄的到小白菜家中，公然奸宿。自此之後，除了小大回家的日期，子和不到，其餘的日子，子和竟做了小大的替身。

不覺過了十餘天工夫，這時天氣已漸漸秋涼，小白菜把床搬上樓去，三姑卻住在樓下客堂後面。子和因好久沒有回去，手頭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，欲回去一次，隔夜又回到小白菜家中，宿了一夜，百般淫戲，自不必說。可是小白菜的心中，對於這事，總有些不樂意。只因事已至此，也只得且度目前。子和到了明天，即回轉了餘杭縣衙門，這位林氏太太見了，頓時似天上掉下一件寶貝仿佛，問長問短的親熱不了。子和妻子李氏，也來相見。子和已有了小白菜的標致人物，顛鳳倒鸞，把李氏越發看得如眼中之釘，一不如意，非打即罵。李氏卻很賢淑，並不口出怨言，只暗中飲泣，自覺命苦罷咧。

過了兩天，子和向劉太太取了些錢，兌了些手飾，又忙忙的到倉前鎮來。打探得小大并不在家中，即到小白菜家中，把手飾送給小白菜。三姑也得些東西，把個三姑喜得無可無不可的，只趕着子和叫阿哥。這晚子和自然是不再回去，住在小白菜家中。一夜之間，何嘗好生眠熟，沉浸在風流陣裡。到了明天早上，子和依舊到錢寶生家中，這般的又過了兩天，小大也曾回到家中，瞧見小白菜白日思睡，精神有些異樣。又見小白菜手頭卻不似以前一般苦楚。問起小白菜時，卻說是做活計得來。暗中留意小白菜日間夜中，都沒有瞧見在那裡手不停針的做什麼東西，心中不覺起了疑心。暗想看小白菜的情景，白日思睡，精神疲倦，好似晚上不睡的一般，不要自己不在家中，又同楊乃武往來起來，那就糟了。自己一頂綠頭巾，穩穩戴定。乃武這人，怎地如此可惡？起初住在他的家中，因瞧透了同小白菜鬼鬼崇崇，有了奸情，自己息事忍耐，怕他刀筆厲害，便搬了出來，把乃武同小白菜拆開，并不追究此事，也就是了。如今他竟又來胡纏，自己好好一家人家，被他鬧得不亦樂乎，自己同乃武，真如七世冤家，何以只纏著我胡鬧呢？不由得把乃武恨得牙癢癢地，那裡知道此時的奸夫，不是楊乃武，乃是劉子和呢。小大對於小白菜，因小白菜的面貌實是標致非凡，世間少有，似小大般的貧苦，相貌又是不堪，別說是娶小白菜般的人才困難，就是娶一個無鹽嫫母般的黃面婆子，也得瞧緣分如何？娶到這般美貌子婦，真是心滿意足，喜出望外，那裡敢開罪小白菜，弄巧成拙，失掉了一個天仙般的妻子，雖是心上有了狐疑，口中也不敢言明，只暗中留意。

這一天，正是八月二十四的一天。子和又到小白菜家中來續歡夢，天色尚未黑暗，三姑見了，忙把門閉緊，一同到了樓上房

中，向子和笑道：「阿哥，今天送些什麼東西給我？不然，我坐在小白菜床上，不放你們寫意。」子和笑道：「別惡作劇，今天沒有什麼東西送你，再給你五塊洋錢如何？」三姑忙把手一伸道：「好好，快些拿來，我立刻下樓去了。」子和即取出了五個銀圓，給了三姑，三姑歡歡喜喜的接了，一壁在手中敲得叮叮當當的怪響，一壁走下樓去了。小白菜見三姑只知要錢，傻雖是傻，卻也會索詐，不覺微微一笑。子和見小白菜坐在臨窗的一個竹榻之上，只這一笑，真是百媚橫生，傾城傾國，子和的魂靈兒早飛入九霄去外，忙在小白菜肩下，坐在竹榻上面，一把將小白菜的香肩一勾，著實實的親了一口，笑道：「我年紀雖輕，遇見的女子也有四，五十人，從未有瞧見如你一般的標致，見了你之後，別的女子給你拾鞋也覺得不配，好人，你如何生得這樣的迷人蕩魄呀？」小白菜聽了又是微微一笑，把一雙媚眼，向子和面上斜住了一眼，子和頓時渾身不自在起來，險些兒不酥掉了半身，越發摟住了小白菜，親熱起來。小白菜忙把子和一把推開道：「快放手，被三姑瞧見，像什麼式樣，你用過晚飯沒有？我還得去煮晚飯咧。」說畢，即立起身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